

艺术·焦点

《山楂树之恋》:纯爱主义有些空洞

张 成



电影《山楂树之恋》过多地承载了张艺谋个人的理念,披着“纯爱”的外衣,玩着错乱的血。

《山楂树之恋》的宣传关键词最终落脚在“清纯”“干净”等字眼。影片看罢,更觉得这是张艺谋导演一次与影像无关的行为艺术,它通过选角、文学改编等一系列事件传达出了一个所谓“纯爱”的理念,却严重忽视了影像的力量,抑或是张导鼎盛时期过后的力有不逮。这“纯爱”的理念恰似一句不合时宜的口号,有些空洞,有些错乱。

在张艺谋的纵轴坐标上,《山楂树之恋》是导演对自己创作的一次拨乱反正。女人仍是其创作的焦点所在,从沸沸扬扬的选角风波即可看出。乍看《山楂树之恋》是一部讲述“爱情”的影片,但归根结底还是讲女人的,同时还讲述了男人对女人欲望的投射。而静秋这一角色恰恰承载了这一切。

早年让张艺谋成名的《红高粱》、《秋菊打官司》、《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无一例外地都是“好妻嫁赖汉”,在强大的父权压迫下,女主人公几乎都充满了反抗精神,张艺谋由此延伸出爱、迷惘、同情等各样逻辑。但《山楂树之恋》则清晰地女主角进行了定位,逻辑从一开始就是扁平的,它无需任何深度地探索,只需严格地图解导演的欲望投射即可。因此,本片所选择的时代背景意

义非常。

极度崇拜黑泽明的张艺谋当然知道文学改编完全可以改变时代背景,黑泽明在电影中曾多次改变原著的时代背景,而且依然出彩。但张艺谋仍沿用了小说中的时代背景,这或许也是他对那个时代的集体无意识的改写。相较于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对“文革”年代的书写,张艺谋显然有些错乱。他把当代的所谓“无性即清纯”的视角植入那个禁欲的年代,对自己的青年时代进行美化,同时以对那个年代怀旧情结来修补如今价值观上的错乱。尽管,张艺谋的焦点仍然如一,但是力道已经疲软不堪。早年言之有物的情怀,让位给空洞的理念,只好抓住“纯情”这根救命稻草不放。殊不知,影片中静秋对“前途”、老三的礼物等器物层次的重

视更无法把其归为“清纯”系。早年张艺谋塑造的女性多是敢爱敢恨、敢于反抗。而《山楂树之恋》中则多次把“接受礼物”作为情感的界限和情节的主线。张艺谋模仿了国外纯爱电影中对关系情节和情感发展器物的特写和对场景的淡出剪辑,刺激出了一些纯爱小品的感觉。但不停地送礼物的单一化情节和单调的情感逻辑则透露了其叙事功力的孱弱,进而削弱了整部影片的力量。

量。昔日通过强大的造型能力来弥补这些不足张艺谋在《山楂树之恋》中也并没发挥这一强项。

在世界纯爱电影的横轴坐标上,山口百惠与三浦友和的恋情开启了纯爱影像的滥觞。巧合的是,有人认为静秋的扮演者周冬雨很像山口百惠。近年来,韩国和泰国的纯爱影像也日渐崛起。细观纯爱电影,不难发现“永恒”“柏拉图式恋爱”“记忆”“死亡”是必备元素,甚至“白血病”情节也成为纯爱编制的必点菜。作为亚洲最重要的导演之一的张艺谋的照猫画虎显得有些可悲。“柏拉图式恋爱”尽管是约定俗成的规矩,但鲜有影片强调这一点,绝大多数编导更多地是聪明地绕过这个话题。而张艺谋过多地通过强调静秋的“性无知”来突出他心目中的所谓的纯洁,显然有些幼稚。这反而更大程度上凸显了《山楂树之恋》对几千年封建思想残留的“贞节牌坊”意识的暗合。这也解释了张艺谋为何从来不能像李安那样真正打入西方主流观众的视野,进而推广中国文化。

因此,很难把《山楂树之恋》归入票房诉求明显、以观众为目的的商业片之列。《山楂树之恋》其实是一部文艺片,它过多地承载了张艺谋个人的理念,披着“纯爱”的外衣,玩着错乱的血。



电影《恋爱通告》剧照

为乐天天王,在纷纷扰扰的演艺圈中,坚守着对音乐的热爱,渴望找到志同道合的心灵相通者。正因如此,在很多观众看来,《恋爱通告》更像是王力宏私人性质的臆想世界,这成为该片的一大争论点。

不论国外还是国内,爱情喜剧类影片都早有很多先例。作为一种成熟的影片类型,它已形成一套固有的创作表现体系。《恋爱通告》显然也无法跳脱这点,从人物设置、故事走向、影片高潮段落的设计等等,都无法不让人产生“俗套”的感觉,甚至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美国青春喜剧片《乖乖女是大明星》。与后者相似的是,片中主角均为当红歌手,为了追寻属于自己的生活而进行变装,并因此带来各种忙乱,但最终得到了亲友及恋人的谅解。不同的是,《乖乖女是大明星》的故事主线明晰,情节虽然简单,却严格遵循着该类影片创作的规律,按部就班,通过细节的积攒,将故事情节一步步推向高潮,唤起观众对美好亲情和爱情的共鸣。

相比之下,《恋爱通告》在主线的把握与情节的梳理上,显得有些混乱,某些人物的塑造也略显单薄。男主角杜明汉从一开始坚持寻找的是知音而非爱情,到快速地模糊掉这个目的,将整个故事绕回一场爱情奇遇,其中缺乏紧密相关,种种自嘲散见全片,正如他2008年发行的唱片《心·跳》中一首名为《我完全没有任何理由理你》的歌曲所唱那样,充满了对外界各种质疑的回击。影片中的男主角杜明汉和王力宏一样同

而非成功的干练女强人。人物设置不够立体,对于剧情的转折与推动,缺乏力度,没有发挥应有的叙事功能。

值得肯定的是,作为一部轻松喜剧,影片开端男主角的种种意识流表现及其搞笑的狼狈处境,在深化该人物生动性的同时,也牢牢抓住观众的注意力,使之更直观地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这样的意识流运用及夸张的行为处理方式,在喜剧创作中是一种能够迅速收获成效的表现手法。加之,王力宏对音乐的热衷也使影片多了一份诚意,民乐表演的呈现、杜明汉与反对流行音乐的傲慢学长之间的较量,以及对于挽救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系的情节设计,适当地将创作者对流行音乐与民族、古典音乐的思考抛出,让观众感受到一个优秀音乐人对音乐的痴迷与责任感,值得称赞。不同类型、不同风格音乐的贯穿,既烘托了意境,铺垫了人物感情,推动了情节发展,又增添了观众的听觉享受。

透过《恋爱通告》,呈现给观众的是王力宏的臆想世界;拨开影片中繁杂迷乱表象,能够嗅到的是歌坛才子的一丝孤独和无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番孤独无奈,却又因为观众的挑剔被淹没进喋喋不休的争论之中,再次被隔离开来,进入新一层不被理解的状态。或许王力宏只是希望能够让更多人了解他所看见的和用心灵感感受到的周遭世界,或许他只是想告诉大家:我们都一样,需要的是被了解。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自我空间。

相关链接

围观《山楂树之恋》

人生观反映价值观,价值观受人类族群和地域文化的约束。电影《山楂树之恋》是遥远年代的现实,是现实年代的遥远,我为真、纯、净的呼唤叫好。

——北京电影学院党委副书记王黎光

——影评人韩浩月

《山楂树之恋》在一片嬉闹无谓的娱乐影像中异军突起,让我们看到了那种久已别离中国电影的柔情,纯洁挚爱、干净无伪的表现,真切深入的心灵相恋。在情感世界的影像、抒情至真的诗意已经远离的时代,中国电影急切需要本土情感的滋润晕染的风情回归。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周星

《山楂树之恋》几乎让我忘掉了导演是谁,这电影似乎跟张艺谋无关,跟导演技巧镜头调度什么的无关,它用打捞三峡库区出土文物的方式,从被水浸泡的手抄本式日记里,还原了一段既不惊世也不骇俗的爱情,平淡里呈现出的是剔透的美。

——影评人谭飞

《山楂树之恋》的难看,在于以低调的方式标榜,以贫乏的方式渲染,以患得患失的方式描述淡定,以遗世独立的方式顾盼自雄。

——编剧史航

返璞未归真的《山楂树之恋》:对张艺谋仍然有期待,但影片实在没有带来任何惊喜。一个柔肠寸断的爱情故事,被讲述得平淡无奇而且多少有些虚漂矫情。习惯了豪门盛宴,哪里还能真正体会寻常百姓的生活?张导其实还是应该回到自己擅长的电影世界中去,讲述简单、热烈、刚毅女性的中国故事。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尹鸿

我认为这部电影不是关于纯爱的电影。纯爱只是制片方增加的一个定位而已,纯爱作为一个消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消费陷阱。因为所谓片方的“纯爱”,我去观看了,但是这不是真正反映纯爱。纯爱一定是纯洁的,自然的,包含着人们全身心对那种自由、美好情景的憧憬与渴望。

——影评人江小鱼

艺术·人物

《刺猬的优雅》导演莫娜·阿夏芝:

电影创作只是顺从属于我的自然

李东然

勒尼,生活在巴黎市中心的高档住宅中,但只是门房。她54岁,孀居,没有孩子,不看电视,不信上帝,拒绝一切“让人生之路更便捷的手段”,陪伴她的是一只名叫卡列的胖猫。帕洛玛,12岁半,议员家千金,睿智早熟,却从身边成功人群中看透了生命的荒谬、空虚,精心谋划着13岁生日的自杀计划。后来,名为小津的富足日本男人搬进了大楼,处处散发东方的简洁从容。孤岛般的三个人,在彼此的内心深处感到温暖,看似遥不可及,却在用最默契的方式渐渐靠近……

这是《刺猬的优雅》的故事,在六千万人口的法国,小说的销量早过百万,是“继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之后,以长销之资雄踞畅销的传奇”。执导这部名作改编影片的,正是年仅25岁的女性导演莫娜·阿夏芝。

小说让我感到了生的意义

阿夏芝告诉笔者,当她第一次读到《刺猬的优雅》,小说刚刚在书店上市,尚没有太多人知道。一夜读完,书里的人物却如夜夜在梦中徘徊,“这是三个不太常

规的人,也是不太可能的遇见,年龄、社会阶层、社会背景全部相去甚远,他们的相遇非常具有戏剧性,故事层面很精彩,但实际上更让人难忘的是作者传递的很多信息,关于爱、死亡、对于他人的好奇心。对我来说,小说让我感到了生的意义,这个主题令我激动。”

小说《刺猬的优雅》的作者是妙莉叶·芭贝里。她通篇不惜笔墨去描绘了关于生活细碎之美的沉思,一杯清茶,一场夏雨,就像是普鲁斯特在茶浸的玛德琳里尝到了永恒的滋味,她笔下的帕洛玛写下这样的感悟:“生命或许如此,有很多绝望,也有美的时刻,只是在美的时刻,时间不同于以前的,就好比音符在时间之内打了一个圆括弧,一个休止符,而在这外面,则是‘曾经’中的‘永远’。”作者假借着书中的人物,抒发着自己对生命和艺术的体会。乍看之下,文学味之浓郁几乎到了让人生厌的地步。



电影《刺猬的优雅》剧照

难,可是不在乎。”阿夏芝并非无视这样的事实,《刺猬的优雅》是一部文学性很强的小说,但是她希望通过自己的思考,能够尽量把那些抽象的文字,运用影像传递给观众,“我必须选取一些可视化的元素,使其变得可见。我很喜欢小说中非常诗意、哲学的氛围。但是因为是做电影,我必须做一个从文字到图像与声音的转换,删除一些东西,增添一些东西,我的出发点是保持它原来诗意、哲学的感觉。”

于是,小说里的帕洛玛是一个用“世界运动日志”记录内心的女孩,而电影里的小帕洛玛的书写由手持摄影机完成,给她笔下的一切赢得了表演的空间。

围绕鱼缸而来的哲学思辨

但并非每一次从文字到影像之间的跳跃都如此轻易。小说序曲部分的“深刻思想之一”中,帕洛玛已经在日志里写道:“人们相信追逐繁星会有回报,而最终却像是鱼缸里的金鱼一般了结余生。”对金鱼缸的恐惧成为帕洛玛实施自己自杀计划的初衷。书中,对于金鱼缸的论述步步深入,围绕鱼缸而来的哲学思辨迂回而精彩。

阿夏芝导演坦言,她也想过全部利用旁白完成故事以外的表意,或许小说语言本身的诗意也能成为一种解决,但始终不安于电影本体的缺失。最终,阿夏芝把一缸里的金鱼摆进电影,并且围绕它设计出这样的情节:在帕洛玛的家里,她用摄影机拍摄金鱼,感受金鱼的受困,用为自杀准备的药片毒死金鱼,冲进马桶,一如小女孩对自己生命的态度。而在接受了小津邀请的早上,幸福而不安的勒尼却在自家的马桶里舀起复苏的金鱼,盛在漂亮的玻璃碗中,摆在桌子的中央。而接下来的情节是勒尼离开,一瞬间袭来

后来,聚餐、桌游、游览名胜,几乎每个周六,大家都要在一起呆上一整天,已经成为习惯。

“我们是一个有文化的组织。”“老电影先生”不无得意地说。

一年前,组织成立一周年,大家去《大话西游》的拍摄地——河北怀来鸡鸣驿,把《大话西游》的经典场景复排了一遍,晚上还露天放了这部电影,吸引了不少村民。也就是从那时开始,“老电影先生”觉得,让更多平时没机会的人看到电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于是,当组织成立两周年时,“老电影先生”联系到了七彩小学。

老电影沙龙的网友更是热心,他们事先准备了很多礼物,准备用提问的方式分发,可是孩子们的热情超乎了他们的想象,只一会儿工夫,礼物就分完了。幸好“老电影先生”提前给每个孩子都准备了一套文具,才不至于让没有分到礼物的孩子产生不满情绪。

“他们比我们想象得要成熟。”看着孩子们玩着手里的玩具,“老电影先生”无不感慨地说。

更有甚者,一个叫“水境禅心”的女组员,为了让孩子们开心,还自费装备了一套加菲猫的玩偶套装,活动中全程穿着玩偶装,不时与孩子们合影留念。电影结束时,她几乎已经要脱水。

“对于孩子们来说,还有什么比在一个晴朗的下午,与一只加菲猫一起看了一场电影更让人回味的事呢?”“水境禅心”骄傲地说。

老电影沙龙走进打工子弟小学公益放映侧记

本报记者 张晓楠

《恋爱通告》:用电影讲述孤独与无奈

李宛聪

王力宏自导自演的电影处女作《恋爱通告》轻易地就能牵扯出三个联想词——《不能说的秘密》、《我完全没有任何理由理你》以及《乖乖女是大明星》。

同为乐坛才子,王力宏这次推出电影处女作难免会被拿来和周杰伦的《不能说的秘密》进行比较。不同的是,《不能说的秘密》虽与音乐相关,讲述的却是一个充满奇幻色彩的穿越型爱情故事。《恋爱通告》却和王力宏自身紧密相关,种种自嘲散见全片,正如他2008年发行的唱片《心·跳》中一首名为《我完全没有任何理由理你》的歌曲所唱那样,充满了对外界各种质疑的回击。影片中的男主角杜明汉和王力宏一样同